

內蒙古史志

蒙文編

第四輯

山谷列傳中

父守臣於監伏勝為刑捕房因獻馬而命除名自

歸音產死人民疫疠相見莫不恐以殘殺也

天所厭棄而沉所肉於大牛又皆捕殺而甚

使用... 請... 堡...

請以... 虎... 喇...

... 萬... 武... 功... 永... 壽...

内 蒙 古 史 志 资 料 选 编

第 四 辑

万 历 武 功 录

(选 录)

〔 明 〕 瞿 九 思 撰

楚 哈 明 湖 勘 注

一 九 八 五 年 呼 和 特 特

内蒙古史志资料编辑凡例

一、本书为内蒙古史志资料的专刊，选辑较有价值的稀见的史志资料，包括史籍、档案、文书、契约、奏疏、谱牒、传记、书信、日记、笔记，以及其它有关史志内容的文字资料。

二、所选资料均系原文照录，不作内容和文字上的改动，对于讹讹较多比较难读的原始资料或文献，则可作一般性校勘和简注。

三、资料均加通行标点（专名号视印刷条件取舍），并按内容适当分段。对于原资料因封建习惯而采取的抬头移行等格式，不予保留。

四、本编采取横排简化字印刷，对于原资料中的异体字均改通用字，对于通假字除个别常用字改为本字外，其余则基本上予以保留。

五、对于原资料的讹文、俗字改正后出注，衍文、脱文亦加注于后。

六、原文中的小字注文或双行夹注，均改单行，加圆括号置于原处。

七、如对原资料作必要的校勘和注释，均置于正文之末。注释以重点章句为主，以整理者所知为限，宁缺毋滥。

目 录

自 序

卷之一 宣大镇

史二官、车达鸡列传…………… (5)

卷之一 宁夏镇

哮拜、哮承恩列传…………… (11)

卷之七 中三边一

俺答列传上…………… (39)

俺答列传中…………… (86)

卷之八 中三边二

俺答列传下…………… (113)

黄台吉列传…………… (158)

不他失礼、沙赤星列传…………… (173)

扯力克列传…………… (175)

卷之九 中三边三

波儿哈都台吉列传…………… (197)

三娘子列传…………… (200)

把汉那吉列传	(205)
昆都力哈、青把都、白洪大、哈不慎、满五素、 满五大列传	(208)
永邵卜大成台吉列传	(225)
合罗气把都儿台吉列传	(230)
哆罗土蛮把都儿黄台吉、麦力哥、克臭列传	(234)
火落赤列传	(244)
摆腰把都儿、兀慎打儿汉台吉列传	(261)

卷之十 东三边一

土蛮列传	(265)
卜言台周、宰赛兀儿、黄台吉、额森列传	(301)
土墨台猪列传	(311)
滚兔、灰正、克灰正、脑毛大、堵刺儿、小歹 青列传	(313)

卷之十一 东三边二

王台列传	(327)
虎儿罕赤、猛骨孛罗、康古六、歹商、温姐列 传	(331)
逞加奴、仰加奴列传	(342)
卜寨、那林孛罗列传	(347)
王兀堂、赵锁罗骨列传	(352)
奴儿哈赤列传	(356)
王杲列传	(358)

阿台、阿海、阿革、来力红列传…………… (365)

卷之十二 东三边三

速把亥列传…………… (369)

卜言兔、卜言把都儿列传…………… (390)

炒花、花大列传…………… (406)

老撒、卜儿艾列传…………… (416)

卷之十三 东三边四

黑石炭列传…………… (419)

大委正列传…………… (428)

暖兔、拱兔列传…………… (431)

委正列传…………… (438)

伯言列传…………… (443)

董狐狸、兀鲁思罕、长秃列传…………… (446)

长昂列传…………… (460)

猛可真、小阿卜户列传…………… (473)

大嬖只、炒蛮列传…………… (481)

赶兔、倒布列传…………… (487)

卷之十四 西三边

吉能、把都儿黄台吉、隐布台吉、银定台

吉、土味阿不害、威正恰把不能、

卜失兔阿不害、俺坠兔阿不害列传…………… (490)

卑不利阿不害、把都儿拓不能、阿拜户拓

- 不能、秃退台吉、阿计大台吉、哈汉把都台吉、圪塔台吉、把秃台吉、歪利台吉、寨桑拓不能、沙计阿不害、沙吉台吉、讨太把都儿拓不能、耽戴舍吉列传…………… (507)
- 切尽黄台吉、切尽妣吉、本的太、那木歹台吉、满克索阿不害、碑马兔阿不害、阿著兔阿不害、折答答阿不害、滚吉阿不害、打正台吉、丑气把都儿台吉、白马台吉、成把都儿、苦素阿不害、脱计阿不害、打喇克汉阿不害列传…………… (516)
- 明爱台吉、切尽罕同列传…………… (530)
- 庄秃赖、孟格台吉、蟒素儿拓不能列传…………… (534)
- 沙忽儿、卜打什台吉列传…………… (539)
- 或收气黄台吉、舍刺乞搽、通化列传…………… (541)

[附]

- 《明史·瞿九思传》…………… (543)
- 影印本《万历武功录跋》…………… (544)

武功录自序

曩九思殊惊悟《典》、《谟》：虞廷作，尧若舜微，但故纯王。盖帝者乃其曰：“谁敢不让？敢不敬应”①，亦若自修其威德者。然矧“七旬”、“三危”②，若“乃圣乃神，乃武乃文”③语，又必以“奄有四海”、“四夷来王”④终之者何？盖《离》“大人以继明照四方”⑤，至贵倨矣。乃“上九”亦必曰“王于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⑥，然后能“重明丽正，得化成天下”⑦。则前圣长虑，却顾多暇，心可相见已。或谓方今重熙累洽⑧，而天幸上又以圣神文武临况之，疑《武功录》可无作，恐祇足导人主好大喜功。顾九思所以得就成此，亦大艰难矣。

岁甲申，余不幸得罪过之不意，囚系武昌狱以三年。久之，于法当徙居庸塞，里中父老若⑨亲友门人怜余非罪，念余自兹出国西门外，与桑梓且生死辞矣。塞上不毛之地，虑余或困苦贫穷，饿死塞外，不复得还上先人丘垄。乃相率聚⑩金钱得百余，惠赠余为塞上殁⑪身计画。已，乃它旁郡邑闻，亦多来相餞送，遂天幸得二百金，乃买一妾姚⑫，并携儿子甲行。

赴阙受遣，因挝击登闻鼓上书北阙下，赖天子哀怜臣，得逡巡未辄发。京师戒严，余风声鹤唳⑬，虑恐为逻卒捕得，乃出帝城西百里许窦德城高叟家止舍。余故有微名，东西南北、燕、蓟青衿士传闻余在窦德，率远近裹粮行百余里，

毕来受学。余或与谈学，或与谈制义，或与谈文章词赋，或与谈二氏，或与谈经国大业。二三子率鼓掌蹈足，谓“得未曾有”，各人人得所意欲去，余乃作一联句曰：

埋没丰城，望霄汉斗牛龙剑、乾坤难合；

经过蓟野，相骊黄牝牡马群、朝暮将空。

高叟乃大书，趋⑭刻之，令高悬窦德城楼。公卿冠盖过其地者，多问讯余所在，或言在高叟家，多返旆下车见访。若是者，盖轮蹄相接踵无虚日。于是，长安荐绅多盛言九思非罪。久之，相国怒亦浸⑮以解。

丁丑、庚辰，余更再伏阙，有诏下所司，行楚中推勘。楚当事念余当出关⑯，设骤报，即不得久留止中国，乃故缓不报，以故余得留窦德以五载。余揣知难且解，乃变易姓氏曰“吾陈姓”，往往骑一驴，或附载大车中，微服入京师。余故无妻孥，念里中若旁郡邑所惠遗我囊中装，无虑二百金，将安所用？即出塞，居庸去陵寝不百里而近，九思冯持列圣宠灵，或不至竟穷饿死黄云白草间。乃日走礼部前正阳门外双塔寺演象所左右，从康、王、陈、李诸书肆穷搜索。每三日为一至，至即移日，甚或至夜分乃去，诸书贾殊厌苦之。

久之，闻六科有存科，盖日记载纶音簿籍，余乃从所知交在省中者购得，密登录之。乃执是走抄报所，稽其日全报章，设率与存科合无阙遗，乃愉快取大卮酒，饮数升；设第阙一疏，为多方谋之四方，至七八年，必尽得乃已。

京师故重书，即小交际亦必以一书包裹怕⑰金，其内题其刺曰“小书一”。余念其中或庸有奇秘书，乃属诸把买从荐

绅家僮奴收买。设其家故名家，多书史，即尽令把卖持来余邸中，验问有边事辄多金市易之。所知交有仕宦在四方者，余必卑恳词乞其以羌虜倭蛮名籍事状幸告诉^⑱我。久之，幸稍稍多所得。第所得羌若倭朝报事状，以戊子冬十有一月十四日若辛卯正月十四日夜，尽毁于火。自恨余儿时第多读三苏语，苦才笔陋恶甚，诸所就业无章，乃市班、马书以数十亲点窜，至十余。每种必别变置法，生剗剥之。诸奇字剩语，若“批亢捣虚”、“乱趋倒走”法，举无不字模句拟，方缪^⑲敢操笔札。盖三阅岁，乃幸就次。既就矣，余取自披读，大愧死，此何者语，乃敢曰“列传”？当亟投畀烈火中。已，复自念：方今水旱属频仍，闾阎空竭，有司一不戒，诸群不逞若楚刘汝国、吴罗朝广、越丁仕卿、闽柯守岳、粤东林道乾、西杨秀、大梁东宗孔、蜀九丝、秦杨戩、晋王汉臣、鲁侯沐封、滇缅甸夜郎安国亨等，率往往陆梁鼓噪如猬毛而起。岛夷播州之役，天戈凡再指，而后仅能定之；不无事矣。正《虞书》铺张“舞两阶”、“窜三危”时也。九思识虑诚浅小，第所见仅及此，以故作兹录，为上五十寿。及观《大雅·江汉》诗颂“四方既平，时靡有争”，而末亦归本。“天子万寿，天子万年”。其所颂矢“文德洽四国”，正《虞书》“诞敷文德，舞干羽两阶”意也。九思此录，未必非《虞书》，若意旨倘幸邀^⑳皇上灵宠，四方郡国得多付剗剗，或乡置一部，家藏一帙，令华夏蛮貊、霜嶠^㉑日域，传相告语，则“帝光天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㉒，度且尽寒心销骨罔复有敢越阙志。此即与诘戎兵、陟禹迹胡异？窃妄意所裨补，或亦不甚小，夫安可以导人主好

大喜功小之哉？

时万历岁在壬子夏五月二十有五日

翰林院添注待诏臣瞿九思谨序

勘注

〔1〕语见《夏书·益稷》：“禹曰：……谁敢不让，敢不敬应？”

〔2〕七旬、三危：《书·大禹谟》：“七旬，有苗格”。又《书·禹贡》：“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3〕语见《书·大禹谟》：“乃圣乃神，乃武乃文。”

〔4〕语见《书·大禹谟》：“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又：“无怠无荒，四夷来王。”

〔5〕语在《易·离》：“大人以继时照于四方。”此脱“于”字。

〔6〕语见《易·离》：“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此文所引有误。

〔7〕语见《易·离》：“重时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此引文有误。

〔8〕班固《东都赋》：“重熙而累洽”。指时事清宁。

〔9〕若，和，与。

〔10〕聚，原文讹为“剧”，今正。

〔11〕歿，当为“投”或“设”之误。

〔12〕姚，即姚氏，此书文例均略“氏”字，下同。

〔13〕啖，原文讹作“泪”，今正。

〔14〕趋，“趣”之讹文，通“促”，下皆同。

〔15〕浸，原文讹作“駸”，今正。长安，指京师。

〔16〕关，原文讹作“开”，今正。

〔17〕怕，疑为“百”或“箔”之误。

〔18〕诉，原文讹为“诒”，今正。

〔19〕缪，通“谬”。

〔20〕微，通“邀”。

〔21〕霜崕，当为“桑谷”讹文。

〔22〕语见《书·益稷》。

宣大镇

史二官、车达鸡列传

史二官①、车达鸡，皆三卫②部夷也。阻山后以为险。二官常与黄台吉相仇杀亡厌，嘉靖中幸悔过，乃衿甲面缚，请合御史刘玺曰：“累酋愿旁近塞上逐水草，唯将军所左右。”于是台御史请于肃皇帝，幸报可。由此，史夷得牧龙门所。隆庆初，车夷达鸡亦自虏中亡抵于边吏，请牧滴水崖、靖胡堡。自是之后，二酋常往来虏中为间谍以自效。久之，老把都、黄台吉声欲犯渔阳，而制置使王崇古即使史二官深

〔12〕姚，即姚氏，此书文例均略“氏”字，下同。

〔13〕啖，原文讹作“泪”，今正。

〔14〕趋，“趣”之讹文，通“促”，下皆同。

〔15〕浸，原文讹作“駸”，今正。长安，指京师。

〔16〕关，原文讹作“开”，今正。

〔17〕怕，疑为“百”或“箔”之误。

〔18〕诉，原文讹为“诒”，今正。

〔19〕缪，通“谬”。

〔20〕微，通“邀”。

〔21〕霜崕，当为“桑谷”讹文。

〔22〕语见《书·益稷》。

宣大镇

史二官、车达鸡列传

史二官^①、车达鸡，皆三卫^②部夷也。阻山后以为险。二官常与黄台吉相仇杀亡厌，嘉靖中幸悔过，乃衿甲面缚，请合御史刘玺曰：“累酋愿旁近塞上逐水草，唯将军所左右。”于是台御史请于肃皇帝，幸报可。由此，史夷得牧龙门所。隆庆初，车夷达鸡亦自虏中亡抵于边吏，请牧滴水崖、靖胡堡。自是之后，二酋常往来虏中为间谍以自效。久之，老把都、黄台吉声欲犯渔阳，而制置使王崇古即使史二官深

入朵颜部黑臭营，诃之其状，间告汉。亡何，黄台吉东徙，惟③择胡中美女子为妇人。是时，车夷大恰、奇老撒久物故，而恰有子曰敌垒，撒有子曰八不刺，皆年少不视事。而以所部哈不当在密云边，幸有女④。哈不当，亲阿卜者汉兄也。已，又得车夷克臭女及朵颜阿太女、史二女，黄台吉并皆室之，曰：“吾长王胡中，若等岂忧贫乏哉？”居亡何，黄台吉比妓益思其父哈不当，乃单骑至密云边迎谒父，父与阿卜者汉偕往也。而车夷革固烧花奈等，亦惑比妓言，遂引众去，动以百数。顷，比妓复使酋长肯吉布、恰哑石害、首领哥躬帅所部刺八他不囊等二百余骑，驰瓦房沟，西至水克，卤获车夷哈计、哈班瞎、擦哈、赖卜肯及秃厮个兔事、胡累乎矣。于是御史孙琮、刘良弼、刘尧卿、给谏张书，皆后先上书陈大计，语在奏疏。而台御史吴兑业已与制置使王崇古有成画矣。是日，即召大酋达鸡、敌垒、八不刺三人，小酋伍栾秃厮额等一十九人，庭中问状。大率未去者，凡一千八百八十二人，皆一切罢抚赏。因以檄谯让顺义王曰：“奈何教儿子不谨，而乃诱惑我属夷去矣？趋归我，不然者，我败乃市赏也。”黄台吉果惶惧，问诸比妓，乃送奉阿卜者汉到边。已，复为酋妇所部穷夷五百人，窃比史、车事，请抚赏。当是时，史夷服属已久，畜产颇多，而独车夷些窳无积聚，常盗窃马牛羊。已，乃计画无所之，辄欲偕缘边卒从征，微幸于捣巢赶马，而遂因以为利。及后贡市成，毋⑤用武，惟仰食县官。而老把都又从旁行抢略，帐中澹如也。台御史于是叹曰：“车夷以穷困故，来归我，我不蚤⑥自为若地，若宁不掉臂去耶？”于是请筑堡三座以安之。事下大司

马谭论议，竟寝。乃于宁远堡及四海冶并修起墙垣，令二夷岁时逐滴水崖水草。有如一日不可知，虏来，并皆匿前垣，老把都乌⑦奈彼何也。是岁，万历癸酉也。

后五六年戊寅，御史黄应坤请筒⑧二夷中梟骑四百备营兵，得稟食县官，人月三斗，而大司马方逢时以为不可。久之，给谏田大年巡边，以为二夷最为心腹患，莫若曲为提防。

明年，御史徐鸣鹤上书，意与应坤同。是时，梁梦龙本兵柄矣，而亦以为宜厚其抚赏于策便，皆以夷性毋厌故也。先是，裨将麻贵约束车夷，车夷乃不就，日夜惟决策于北虏。而史二恐事觉，辞且染己，乃踵军门请曰：“车夷远边交连北虏，意欲何为？将军蚤为地。”由此边吏殊不虞史二有它肠也。久之，俺答幸款塞，结縻⑨而称臣妾，缘边卒皆虎睡，倒载干戈无所用，相率去垦田。而史二以为“我今复欲牧马长安，雕鹗、滴水、赤城之间，毋乃蹂践禾稼，而几犯汉法乎？”于是帅胡罢、那木神堂等穹庐二百，亡虏人二千五百八十三口，橐驼马牛羊六千余头，并驰样田堡，因至马鞍山。初，史大侵盗老把都马牛羊，老把都常称兵欲报之。于是尽以橐中装藏龙门、滴水寨，而老把都仅执其犬子摆三儿。后边吏让俺答急，得解免。至是尽携橐中装以往，往依安兔也。而备龙门者将马一龙，从正峪嗟瞭之，安兔乃帅千余骑亦皆迟史夷于塞外。于是，自黑峪口至红沙咀出边，扬扬骑马夹道而驰乎⑩。即使使者追之，问曰：“若亡，何也？”曰：“我亡，以内地多耕种，吾无牧所也。且麻将军不食我月米已两月矣，不去，将安待乎？”旦日，参将麻

承诏告于总戎李迎恩、副总戎张元，于是偕守巡使宁化龙、陈于阶以请也。而御史连标乃以其事属同知毛似荀、通判任国相、县令赵尔守，具得其状。因上书劾裨将马一龙、杨谕、李天爵、李宽、李迎恩、黄明臣。己，劾大司马王一鹗。上有诏言“将才难知”，大意不欲尽归本兵。故事：二夷月有米，岁大赏凡一，小抚凡三。至日，北路则靖胡堡，东路则龙门所，以为期会。先是，守靖胡者将董用威久负大酋那出赖、黑石等月米至二百六十有奇，羊酒曲袜银至三十八两有奇。而是时胡中或言“谍者梁天禄何故锁我史二子红亥”？或言“麻参将苍头军何故强夺我骑马”？口语甚藉藉。而又会庚寅春，自正月至四月，法当行小赏，后以米藁不具，改六月。而史二遂怪“麻将军不我给也”。于是大司马王一鹗乃复奏，上有诏，贬麻承诏俸一级，逮问马一龙、李宽，罚杨谕俸凡半年、黄明臣凡三月、李迎恩凡二月。己，谓“边方事务、统率制驭，全住督抚，岂得无罚”？于是罚萧大亨、郭四维俸凡四月也。自是之后，塞上益报其史夷于阿哈大、车夷子他喇言、及所部已奇、力个，置之圜土^①以为质，趋^②归故巢。而给谏王遵训以为“不必招来”；张应登以为“罚服不必问，再来不必留；说誓不必听”；叶初春以为“安危利害之大机，毋谓去留不足轻重”；而断事张寿朋亦以为“宜乘其自去而姑置之”。当是时，上幸给谏鍾羽正，行檄至龙门、三岔，乃召降人瓦四、阿犹器问状，而史二则已从瓦房沟迁徙黑阿矣。黑阿去靖胡、龙门不百里而近，志未尝不须臾忘取呵哈大也。始，车夷治装急，遗橐驼马牛羊一千有奇在滴水崖、靖胡堡。其后遣胡罢帅九十余骑直走

滴水崖，赖杨谕追逐，罢空返。久之，史二亦使虏骑入永宁，至周四沟搜牛羊。游击杭大才鏖战，斩首捕虏二十余级，虏亦伤我军五人。然大才中流矢，几死者数矣。

明年辛卯夏六月，星陨，从东北走，天鼓鸣如雷。其秋，史、车并诣塞上请抚赏以示款。大才乃奋髯抵几曰：

“是属尚有可信者乎？”即与守备彭继祖等提兵击破之，生得酋子红亥等五人，把都儿等三人，降哥落个一人。总戎李东阳乃告于制置使萧大亨、台御史郭四维。于是御史吴礼嘉访诛纳以闻，诏赐萧大亨金二十两，表里二之；郭四维、李东阳金十五两，表里一之；孙化龙与杭大才等金十两；韩子宣金五两；彭继祖等金八两；张云鹭等金五两。是时，顺义王扯力克以西行迎佛，因助火落赤故，罢市赏。庚寅、辛卯皆未与，度非有大功劳，不敢以请，乃与忠顺夫人三娘子议，乘东归遂逮捕史二及大酋我列，篋舆胶致塞上，曰：

“愿复我市赏。”于是制置使请于上，诏复二年市赏，转迁不他失礼为都督金事，那木儿台吉为龙虎将军，及满官正比妓金皆二十两、红缎二纯；大成比妓金十两、红缎一纯；赐活佛曰“朵儿只唱”。是岁万历壬辰也。复赐萧大亨太子少保秩，金四十两，飞鱼衣一袭。久任邢玠为都御史，与王世扬金皆三十两，表里二之；韩取善金二十两，表里一之。久任马林为副总戎，加王世宝为参将，师国勋为都护，安天爵为守备，金皆十两。已，赐郑洛、石星金四十两，飞鱼衣一袭；王基、陈有年金二十两，表里一之；杨于庭金十五两。久之，给谏吴之望上书，大略以“史二，故安兔婿，而安兔则扯力克兄也。宜在赏之以酬功，必令执吉妹而俟松虏过贺兰